



第三期

鄞縣新四軍研究會會刊

譚應龍

鄞縣新四軍研究會編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会刊

1993年第2期(总第3期)

〔抗战烽火〕

- 张宪成：鄞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1)
- 郑 桦：回忆海藻文艺丛刊社.....(6)
- 音 刚：参加开辟鄞西抗日根据地的女战士——陈洛宁.....(9)
- 魏长法：三进鄞江桥.....(14)

〔山岗红旗〕

- 鲍晓甫：屏风山上.....(16)
- 冯可法：坚持斗争的年月.....(23)
- 毛晓甫：除特.....(28)
- 姚招南口述：我与肖东烈士一起坐过牢.....(30)
- 毛斌丰整理：我与肖东烈士一起坐过牢.....(30)
- 毛斌丰：鄞慈县中队掩护方步舟部起义.....(32)

许祖安：诗二首

- 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36)
- 纪念周总理诞辰95周年.....(36)

〔历史资料〕

- 日本投降书.....(35)

主办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 责任编辑 张宪成 鲁刚
编辑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秘书组 审稿 张宪成
题字 谭启龙
印刷 宁波新华印刷厂

1993年11月付排

鄞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

张完成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军民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坚持斗争三个月，在抗战史上鲜有前例。12月13日，日寇侵占南京，进行长达六星期的灭绝人性、闻名海内外的血腥大屠杀，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屠杀，并焚尸灭迹者达19万余众，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南京同胞惨遭杀害者总人数达35万之多。全市房屋三分之一被焚毁，南京城尸骨纵横，瓦砾成山，变成了人间地狱。

开辟鄞西山区

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仇恨，纷纷与之抗争。鄞县城乡人民在革命志士的组织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9月，建立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后发展为浙东临特。1938年5月，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共鄞县县委成立；次年5月，改建中共宁波（鄞县）中心县委。1940年3月，恢复中共鄞县县委，下辖鄞东、鄞南、城区三个区委，于8月建立中共鄞西区委。同年7月，日寇第一次侵占镇海，在我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失地收复。鉴此，中共宁波特委在鄞东宝幢召开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对敌斗争，作为今后的任务。鄞县县委根据这一会议精神，从鄞西沿山区有利于开展游击斗争出发，决定将工作重心从城区转移到鄞西沿山地区，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开辟鄞西山区，建立抗日根据

地，1941年初，县委书记秦加林、委员金如山等同志先后转移到鄞西梅园一带，同时，通过梅园乡乡长边春甫（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失去组织关系），将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安排到梅园乡公所及附近的建岙、梅溪等小学，以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为创建鄞西抗日根据地、扩大党的活动、开辟阵地创造条件。

创建抗日武装

1941年4月20日，日寇侵入镇海后入侵鄞县，国民党军队失守而退，县城沦陷，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在鄞西到处敲诈勒索群众。当时，鄞县七区区长郭青白，出于扩大自己势力，在边春甫的帮助下，收集在鄞西的一些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号称“鄞西自卫游击大队”，郭自任大队长。中共鄞县县委通过边春甫关系，将党员林一新、沈韵芳、张拔、陈洛宁、严培远等人打入郭部政工组工作，林一新任组长。又推荐从国民党军校毕业，在福建某部任营附回乡的边春甫侄子边元仁为副大队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统战工作，以争取改造和控制这支队伍。5月，日军进攻鄞西，30日，大皎村被日军烧毁房屋1600余间，全村仅存6间孤独简陋房子和半个祠堂，日军还把被他们打死的人，象迭柴片一样叠起来用火烧，毁尸灭迹，其景惨不忍睹。次日，日军过樟村、翻岭进建岙，进行烧杀抢掠，被烧房屋240余间，导致700余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20余人活活饿死。日寇继南京大

屠杀后，又对鄞县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同年夏，“鄞西自卫游击大队”扩大，国民党宁波专员、鄞县县长俞济民为控制这支队伍，冠以“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委郭青白为支队长。政训组改为政训室，林一新任主任，沈韵芳任副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县委考虑到要把郭青白这支土顽队伍争取改造过来，一时难以迅速奏效的。因此，决定一面继续做郭青白的争取工作，一面为创立自己的武装积极做准备，先后派严培远、张诺去国民党屠蛟乡、民正乡任乡队附，派张拔去梅园乡工作，以控制自卫队的武装。

正当我党利用郭青白部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时，在鄞西的国民党六区区长胡葆光要扩大势力，在小学教师中发展国民党党员。郭青白为控制鄞西势力，提出建立“三青团鄞西区队”郭自任区队长，任命林一新为区队附，负责实际筹组工作。林向县委汇报，县委决定利用“三青团鄞西区队”招牌开展党的工作。12月，“三青团鄞西区队”成立。在发展中，县委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力量，使之成为我党直接领导合法地进行活动的一个抗日群众组织，把进步青年和外地来鄞西参加革命的青年安排在该组织工作，经考验后发展入党。李敏、袁春妍等同志后来成为抗日骨干。“三青团鄞西区队”在我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创办《鄞西三日》和《鄞西青年》报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把广大爱国青年团结在我党周围。（2）创办古林补习中学，解决沦陷后鄞西青年不愿在城区求学（受奴化教育）的问题。宣传、争取青年参加抗日，中学停办时，有十几名青年学生参加了抗日武装。（3）1942年夏举办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受训人员达50余人，为开展抗日斗争培训了骨干。（4）组织工作组在农村发动群众抗日，组织农会，实行“二五”减租等。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要使革命活动顺

利开展，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作后盾。鄞县党鉴于郭部难以改造和遵循中央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精神”的方针，决定利用国民党郭青白部队的名义组织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武装。由林一新同志出面，以保护支队部为由建议郭青白组建警卫分队，得到郭的同意，并争取到一个番号，以梅园、屠蛟乡自卫队（该队已由我党直接控制）部分人员和建岙贫苦农民20余人为基础，于1942年5月1日在梅园宝岩寺孤儿院后山成立了“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部警卫分队”，张拔任分队长，下辖三个班，分别由毛潜安、郑可珍、邵炳炎三个共产党员任班长。警卫分队成立后，在梅园沿出一带活动。由于对郭部内部勾心斗角认识不足，缺乏警惕，一天，稽营在南岙村时，遭郭青白部吴有志大队突然袭击缴了械，后经说理交涉，由郭青白补还了全部枪枝弹药。党组织利用这一事件，公开向群众揭发吴有志大队不打鬼子，反缴警卫分队的枪械，并动员贫雇农参加警卫分队，至7月，分队发展成中队，县委决定林一新任中队长，张拔任副中队长，徐斐任指导员。并由林一新向郭青白推荐严式轮接替林一新任政训室主任。中队下属三个排，分别由毛潜安、郑可珍、邵炳炎任一、二、三排排长。为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益壮大，党组织一面派人去奉化石门与毛尹领导的“青年抗日志愿队”联系，由毛尹率领来鄞西，再组成一个中队，一面向浙东区党委要求，派军事干部来鄞西加强领导。10月，区党委首批派军事干部王厚生、陈继达来加强部队建设。此时，由林一新向郭青白争取到“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特务大队”的番号，由林一新任大队长（群众称林大队），下辖二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王厚生，政治指导员王甸，第二中队队长毛尹，政治指导员石可民（石籍）。谈华春，区党委又派新四军某部营长李明来部队加强领导，县委利用李与郭

青白的同乡关系，由林一新推荐给郭，并由郭任命李明为支队的作战参谋兼特务大队副大队长。三月，郭部番号改为“宁波警察总队第三支队”（简称宁警三支）。郭青白为限制“林大队”的发展，将直属支队部领导的重机枪中队与特务大队合并为宁警三支六大队，由重机枪中队长陈炳奎任大队长，林一新任副大队长、李明为大队附。实际上，重机枪中队仍跟支队部行动，林大队也独立自主单独活动。那时，郭青白支队已有好几个大队，除林大队外，其他大队大都是国民党的一些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土匪组成，群众纪律很差，专打群众的鸡鸭，强拉民伕，白拿粮食。鄞西人民称郭青白为“白称谷”“谷白称”、“称白谷”。而我们林大队纪律严明，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又能打土顽和日伪军，在群众中威信很高。1943年5月，在小灵峰用引蛇出洞的办法，伏击日伪军，毙伤敌十余人，陈炳奎负伤治疗，由林一新任代理大队长。接着，林大队配合新四军浙东纵队三支队在樟村文昌阁伏击驻在鄞江桥进樟村扫荡的日本鬼子，与敌战斗持续6小时，打死打伤敌军10余人。从此，鄞西鬼子不敢轻易进山区“扫荡”。随着武装力量的发展，党在鄞西活动范围扩大，我党分别掌握了梅园、密岩、凤岙、罍湖等乡镇政权。

由于林大队是一支纪律严明真正抗日的队伍，深受群众爱戴和拥护，引起了郭青白支队其它大队的嫉妒、怀疑，千方百计打击排挤林大队，他们向郭青白、俞济民告状，说林大队是赤色部队，“三青团鄞西区队”是一批赤化分子，要求清查。1943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宁波专员俞济民派特务朱惜时（陈晓初）任郭青白部政训室主任，监视“林大队”和“三青团鄞西区队”的抗日活动。不久，朱探悉到“林大队”有共产党活动。接着，郭青白以集训为名，命令“林大

队”到天井岙整训，造成瓮中捉鳖之势，企图缴“林大队”枪械。林一新获悉后，即向鄞奉县委汇报。县委研究决定，如情况突变，迅速撤出。9月5日拂晓，“林大队”按计划撤出天井岙，经密岩，童家到达红岭。从此，成为我党领导的公开抗日武装。同月23日，“林大队”配合主力三支队围击郭青白部，俘虏50余人，余部往宁海方向溃逃。从此，创立了鄞西抗日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943年7月，中共鄞慈县委和县办事处相继成立。9月底，鄞西山区和部分平原地区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鄞县六七两区联合办事处成立，林一新任主任，严式轮任副主任。同时，梅园乡建立第一个民主乡政府，陈晓云任乡长。接着，章水、鄞江、古林、武陵区署和区武装相继建立。为不失时机地巩固鄞西抗日根据地，中共浙东区党委及时地先后抽调一批干部来鄞西加强力量。使党的组织、政权、军事、民运等工作得到更快的发展。1944年2月，鄞县办事处成立，主任严式轮，3月，改为鄞奉县办事处。

同年11月，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爆发。国民党先后调集了八十八团，八十九团、浙保五团、突击营以及其他地方杂牌部队，包括郭青白部队共二万余人，围剿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在鄞西主要集镇和交通要道建据点，设关卡，疯狂向我根据地进攻，妄图扼杀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鄞西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成了敌我争夺的重要地位。鉴于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压境，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为避免内战，保存力量，将纵队主力撤至三北，决定以林一新大队为基础加派纵队教导大队第五队组成四明游击支队，配合地方坚持四明斗争。敌人依仗优势兵力，到处疯狂追击我部队，捕杀我干部

和群众积极分子，抢掠老百姓的财物和粮食，进入第二阶段时，敌伪乘机在鄞奉县内增设五个据点，并时刻外出骚扰，顽军公开联络伪十师进行“清剿”，家家户户不论男女老少一概遭受软禁，保甲连坐，大小要道严行封锁，暗埋地雷于险要之处，连乡建筑碉堡工事，并经常包围村庄抢掠勒索。当地民众倾家荡产，有的遭酷刑敲打三十次以上，有的遭无故逮捕惨杀，有的妇女被轮奸凌辱，但群众并不因此而移正义之心，反而进一步与我部队和政府打成一片。有的保长不顾危险通过重重封锁，亲自送饭17天，农民自动为我军救护伤员，一农民在火线上来去五六次，结果惨遭顽军击毙。我鄞西武装配合纵队主力坚决英勇地进行反顽自卫战争，采取“化整为零，以少胜多，声东击西、出没无常”的战术，在鄞奉交界的东、西岙、周公宅、陶坑、郭坑、鄞江桥与大桥之间和奉化石门等地狠狠打击敌人。1944年5—6月份，我浙东武装部队集中反击，国民党的挺三、突击营和浙保等嫡系部队被打退，张俊升的挺五部队投城起义，至8月，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结束。

在艰苦的反顽自卫战争中，许多英雄儿女牺牲在反共的敌伪、顽军的枪口和刺刀下，1944年4月14日，五支二大四中指战员和古林区署的几位同志，在鄞西后屠桥村遭十倍于我的伪顽六百余人包围，血战半天，毙伤伪顽四五十人，终因寡不敌众，五支二大教导员陈行知、四中队长毛明孝，指导员肖张（赵如翰）和古林区署文教指导员秦慎之等37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写下了抗战史的悲壮与光荣的一页。优秀干部鄞江区委书记李敏、章水区长徐婴、梅园乡乡长陈晓云、武陵区中队副中队长严培远和袁春妍、胡公民等同志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后，鄞西又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鄞奉、鄞慈县委发动农民进行“二五”减租的同时，有计划地开展对敌斗争，在军事上积极打击敌伪，组织反抢粮斗争。9月21日，驻鄞西高桥日军五十余人和伪十师三十七团二百余人，由伪团长

张侠魂亲自率领下到石塘姆岭山一带抢粮，四明自卫总队一部立即赶赴银山，在鄞慈县中队配合下，与三倍于我之敌激战一小时，击溃敌人数次冲锋，活捉日军上等兵栗花落岩和代理团附李心宾以下六人，毙伤日军七人，伪军二十余人，缴长短枪八支，子弹八百余发。浙东纵队司令部对此给予传令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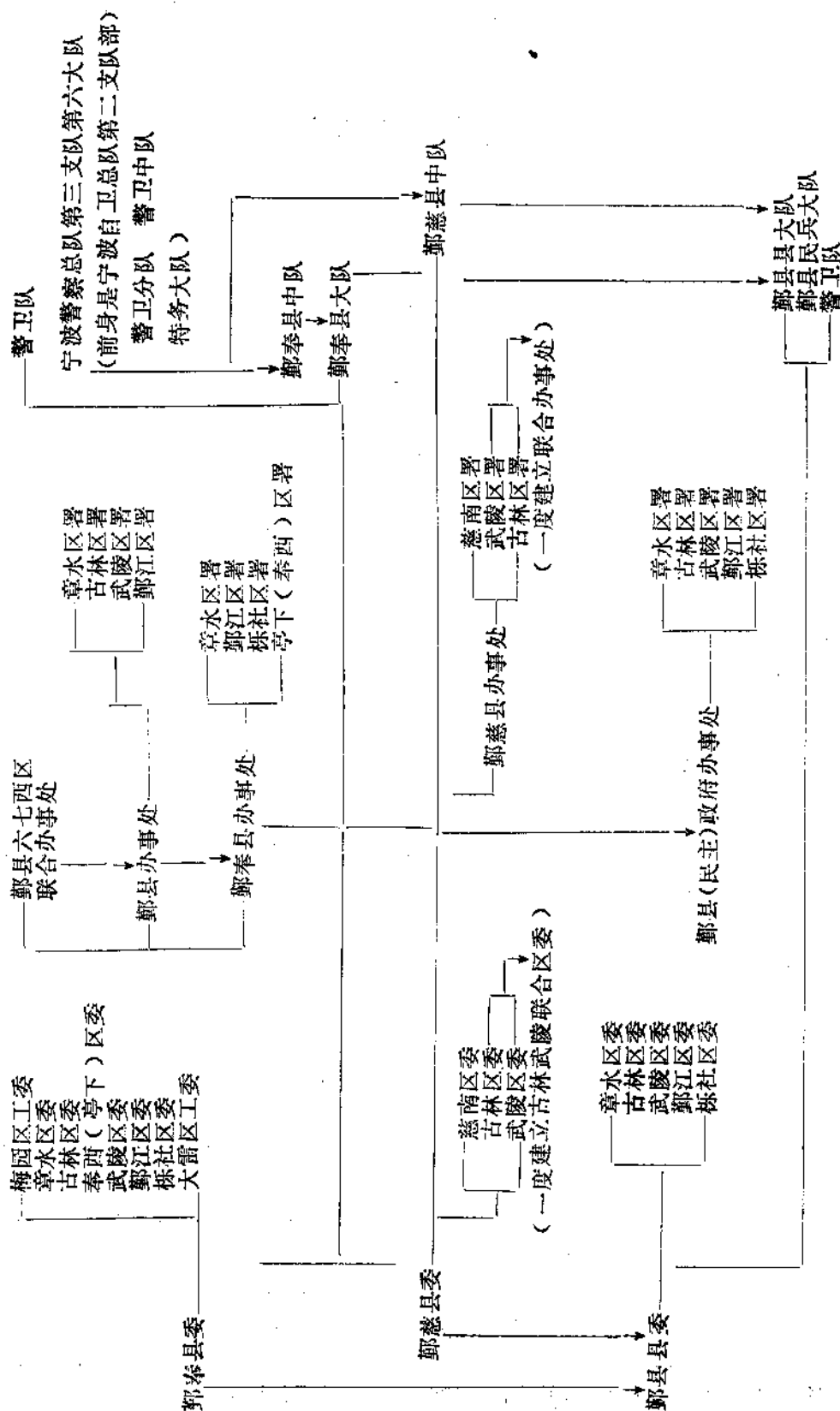
其时，县、区党政组织不断发展巩固，党领导群众进一步开展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并改造日伪政权机构。鄞慈、鄞奉举办保长训练班，经过教育，把日伪政权改造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生产建设中，鉴于敌伪顽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党领导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鄞奉、鄞慈县办组织群众进行开荒，播种杂粮、打猎，党政军干部与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并进行竞赛。这些活动有力地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克服了经济财政上困难，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干群和党政军民的关系。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还会领导组织生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随着根据地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鄞慈与鄞奉合并建立鄞县县委，并于1945年5月2日在密岩小学大礼堂召开鄞县县政府成立大会，县长严式轮在大会上宣誓就职。接着，成立了鄞县民兵大队部，鄞县县大队，严式轮兼县大队和民兵大队大队长，县委书记朱光兼县大队和民兵大队政委。

正当全国各解放区普遍向敌伪展开猛烈的反攻取得节节胜利时，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浙东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也发出了对敌伪军的通牒，我纵队第一旅第四支队进入鄞西，在鄞县县大队的配合下，于8月19日攻克鄞江桥伪十师许泽楣部据点，又连克凤岙、黄古林、集仕港、望春桥等日伪据点，直逼县城宁波。8月28日攻克江口，激战蒋浦桥，追敌于奉化城下，鄞西全境解放。

鄞西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组织示意图

(1943.9—1945.9)



回忆海藻文艺丛刊社

郑挥

海藻文艺丛刊社建立于1940年下半年，日寇侵占上海后的第三个年头，社址在当时的法租界福煦路同德里17号。曾发行丛刊：“生的呐喊”、“夜行军”、“被蛀蚀的生命”（三、四两辑）、“红风灯”等文艺丛刊。解放后已编入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文艺丛刊目录。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向英美法宣战，日本电子进了租界，海藻被迫停刊，其成员和同情者都相继转入地下斗争或分批去抗日前线参加新四军。从此反侵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海藻文艺社及其丛刊是在中国人民被奴役、被屠杀、被逼得妻离子散到处流浪的腥风血雨的年代里生长的，她是黑夜里孤岛上的一颗“闪亮的星星，一朵红色的小火花，照亮了孤岛青年同伴的心，她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和知识青年。

海藻文艺社由郑慕贤（郑经畴、郑济良）、郑慕澄（郑文子、郑秀梅）为主以及他们全家参予在1940年初筹建的，其妹肖虹（郑秀月），弟郑济民，郑济侨（郑挥）都曾接受过张沧海先生的教诲。可以说是抗战初期鄞县殷湾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国斗争的继续，是张沧海先生启蒙教育所产生和拼发出的现实力量。他的亡灵支持了海藻这支自发的组织，所以事有渊源。（详见会刊第二期“殷湾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文）参加丛刊编辑出版各方面给予支持的有伍治、伍策、田青、钱君匋、陆道贤、麦杆、周贾鸿（周苏烽）、金敏等。创刊后有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沈正光同志的加入

（化名王立平）给予了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同时也获得了家长郑巨水先生的资助，对外联络地点就附设在郑先生的工作单位，即英租界泗泾路5号美生印书馆。丛刊的封面设计是上海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钱君匋先生，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海藻文艺丛刊第一辑《生的呐喊》，在1941年2月15日通过上海亚美书社发行。第一篇创作“工潮”以及编后记由陈慕贤执笔（笔名洪辉）。另有贾芬的诗“小布谷”、王思敏的“转变”、林毫“一瞥”、泥沼“大人物的至亲”、高波“烟”、水台“生的呐喊”、罗犁“夜里”等。文艺报导有：

潘菲洛夫著林淡秋译“布罗斯基”出版。

“大时代插曲”的作者谷斯范的新作通俗长篇小说“新水浒”闻已得一千元文艺奖金。此书上海书店已有代售。

上海文艺出版方面已呈蓬勃之象，出书者计有“决”——奔流文艺丛刊，“灯火”——星火文艺丛刊，“论普式庚”——杂草文艺丛刊，“群岛”——上海文艺丛刊。

以老作家自居，为“个人主义”辩护的周楞伽（苗培）近替礼拜六派的刊物小说月报写稿，大概是上海文艺刊物都被“关门主义”者（周楞伽语）包办了，所以“逼得这位“老作家”这样“乱钻”。

“科尔沁旗草原”的作者端木蕻良新作“新都花絮”出版。

“十字街头”的作者沈西苓在渝逝世年仅二十七岁。

这些饶有兴味的信息报导文学不多，但甚能吸引和争取一些青年读者。

丛刊第二辑“夜行军”。洪辉在“夜行军”一文中歌颂了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英勇将士。鉴于显明的政治倾向，加上鲜红的色彩，一度引起敌特和法警方的注目。沈正光同志为此曾多次向郑慕贤提出劝告：为了使海藻这棵革命文艺的幼芽在孤岛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和生存下去，不能办得太赤色了，必须压制青年人的感情冲动，要学会对敌斗争之策略。办了这一期丛刊之后，郑慕贤、田青等同志“投笔从戎”从上海经青龙港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在一师一旅直接加入了反侵略战争的行列。以后的几期丛刊继续有郑文子（慕澄）王立平（沈正光）为主编辑发行。

第三、四辑《被蛀蚀的生命》已无存，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多次灾难和波折，至今未能觅到，希望会有侥幸，有朝一日能在有识人士处找到她。现存的丛刊多亏原海藻之同仁周苏烽同志的努力才找到的。他在参加新四军之后一直在部队，解放后在上海从事部队的文化理论工作，他以五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所印发的孤岛时期文艺期刊杂志汇编集为引线，通过新四军研究会上海市分会，好不容易才觅得几期。

丛刊第五辑《红灯风》，这一期不论质量或者内容上都有了提高。内有戴平万的小说“裕兴馆”，朱维基译诗“给查达也夫”（普式庚原著），徐野的“红风灯”，坦克的“残酷”，群芳的“召唤”，叶茵的“母亲”，何为“雁”，锡金“一个来辞行的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也是最后的一期，发行于1941年8月20日。在编后记中提到“编完这一辑觉得可以告慰的是，这一辑不尽在形式上，同时更在质量上将带给读者一个新的感觉。……我们希望上海文艺界最优秀的奔流来和我们共同负起这一艰辛的任务，准备以簇新的姿态，向上海文艺界投下

它灿烂的光辉”。

海藻成立初期是一群知识青年的自发组织，就其内容也是比较幼稚的，但是在抗日救亡的宗旨下内部十分团结，在孤岛上海如此复杂的环境和艰难的条件下，没有发生过任何破坏性的政治事件，当然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掩护。在她的后期获得了留在孤岛进步作家的支持和地下党的领导，发展更健壮，影响面逐步扩大。海藻在没有物质基础和外援、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呕心历血从事创作、编辑、印刷和发行，正如《生的呐喊》编后记中所提：“创刊号总算编完了，自己不禁吐了一口气……”“他们所经历的只有自己深深体味了。他们除了创作编稿外，还得征求广告，找印刷发行单位不知要奔波多少回，印刷所和书店老板怕得罪租界当局连累不起，利润又不大，冒了风险还得亏本不愿承接，只得挽亲托友，到处游说，磨破了嘴皮才获解决。同时还得筹措资金、购买道林纸、白报纸供承印单位，联系代销处等等。他们既是编辑又是会计、“跑街”和发行员。郑巨水先生虽在美生印刷所供职，由于战争波及、营业清淡收入微薄，加上物价飞涨，每个月的薪水难以维持全家八口，可是他还是资助了海藻部分经费，并协助从公裕纸行购买纸张。为此全家省吃俭用。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郑家有一次没了米只好断炊，剩下一只饼，大姐郑文子（当时在太仓高级师范）用刀切了四块给弟妹当作午餐，放学回来都饿得晕头转向，但没有人在叫苦的，沈正光同志得悉后问到此事，弟妹中没有一个人肯气的。大家都明白地下党的经济十分困难，更需要获得救济的是生活和斗争在水深火热中的先进工人。可是在第二天沈正光同志亲自购买了几斗米背上了同德里17号3楼。雪里送炭以解燃眉之急，这是在艰苦岁月里党和群众的鱼水情。每当沈正光同志召集会议和秘密接头时，郑家兄弟都自动在楼下弄堂内外和三楼阳台上放警戒、

保卫森严。1941年下半年孤岛形势恶化，同德里17号已被特工们注目，为此秘密接头处转移到贝当路贝当公园（法界），即现在的衡山公园，公开通讯处移到戈登路22号青年图书文具商店。在寒冷的冬天，海藻同仁还组织发动募集寒衣，救助为抗日救亡而斗争的先进工人。人们如果未曾健忘的话，每当寒流侵袭霓虹灯下繁华如锦的大上海时第二天清晨普善山庄收殓的长车总是装得满满

的，被冻僵的死尸像冰冻黄鱼一样，其状惨极，这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上海。

丛刊先由亚美书社销售，后又通过青年文具商店、美国书店、姚记书报社、五洲书报社等处代售。此外郑家兄弟姐妹以及海藻同仁都是义务推销员，主要在太仓高级师范，交通大学，澄衷中学、上海女中，同义中小学等处。

参加鄞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 女战士——陈洛宁

鲁 刚

妇女要解放 要读书

抗日战争时期较早进入鄞西参加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女战士陈洛宁(原名葛维裘),慈溪县长石乡邵家汇(现属镇海县)人。一九一七年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父亲是苏州银楼职员,早年参加同盟会。

陈洛宁从小体质好,无忧无虑,机灵活泼,热爱劳动,帮助妈妈料理家务,有时还参加田里劳动。他目睹两个姐姐旧式结婚之后,夫妻关系不好,跑回娘家,生活没有出路,感到妇女要自主,求解放,要读书,要有知识。思想开明的妈妈,同意了女儿的要求,进入了小学读书。

一九三一年,陈洛宁考入了宁波第四中学。她在中学读书时,常常借进步的文艺书籍阅读,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一九三六年夏,初中毕业,考入鄞县简易师范简师科。她非常关心辍学在家里的妹妹学习和进步,帮助妹妹向上海流通图书馆借阅进步书刊阅读,后考入县简易师范本科读书。

姐妹投奔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陈洛宁参加鄞县城里救国会组织的游行。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认识了积极抗日的王永樟同志。

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战火烧到沿海各地。一九三九年七月,甬江口外,日舰游戈,炮声隆隆,浙东岌岌可危。“国家存

亡,匹夫有责”陈洛宁决心投入抗日救国。就在这时,她接到浙江省政工队队员、中共义乌县组织部王永樟的来信,和妹妹葛维风奔赴义乌,参加抗日斗争。八月一日,由王永樟、李乐山介绍,姐妹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党组织决定:维风是简师二年级学生,回校继续读书,在学校中开展党的工作,陈洛宁留义乌。为了有公开职业掩护,她参加了义乌县小学教师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当小学教师,义乌县国民党组织妇女会,党决定派陈洛宁打入妇女会,开展妇女工作,担任护士训练班教师,她在护士训练班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慰问抗日战士得到妇女群众的拥护,名望渐大。义乌县国民党头头企图让自己的太太当县妇女会的主任,选举结果,陈洛宁当选主任,太太当了理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与怀疑:妇女会有共产党。

党决定:陈洛宁撤出义乌,去东阳工作。她在东阳县后山店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在当地办识字班,组织妇女生产合作,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不久,又因面目红了,撤出东阳,调到淳安,准备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回浙东 进鄞西

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紧张。皖南事变后,党决定陈洛宁回家乡工

作。她与林一新同志一起回到慈东老家。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陈洛宁与林一新由中共鄞县县委介绍去鄞西建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县城沦陷后，国民党鄞县鄞江区区长郭青白，收集散兵游勇，拼凑起一支鄞西自卫游击大队。党为了争取改造这支部队，通过梅园乡乡长边春甫（大革命时中共党员）、把林一新、陈洛宁、陈晓云（女）、陈凤谷（女）、徐紫云（女、毕辉）等同志打入郭青白部队。陈洛宁当了一名游击队员。

郭青白的鄞西自卫游击队，领导成份复杂，互相争权夺利，扩大自己势力。林一新和陈洛宁敏锐地发现郭青白感到力量单薄，怕大权旁落，运用旧的方式，与郭青白建立感情，争取郭的信任，陈洛宁以妇女的身份有利条件，做郭的老婆工作，去影响郭青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底、四二年初，日本侵略军用扫荡和引诱双管齐下，妄图迫使郭青白投降，郭青白部队在鄞西活动地盘渐渐缩小，内部出现投降倾向。党为了勿使郭青白投降日寇，以关心郭青白老婆安全为由，由陈洛宁先把郭青白老婆安置在慈东自己村里，使郭心挂两头，然后在形势紧张时，动员郭青白部队到慈东活动，接近在三北的三、五支队。陈洛宁很好照顾郭青白老婆的生活。郭青白在林一新工作下，把企图投敌的副支队长邢云鹤以开会为名，只身骗到慈东斗鸡岙杀掉，阻止了这支部队投敌。从此，郭青白对林一新、陈洛宁益加感激，更加信任，任命陈洛宁为兵站站长。

参加组织“假三青团”培训干部

郭青白副手、主持区署实际工作的胡葆光，政治上顽固反动，力主在鄞西重建国民党组织，扩大自己的势力，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郭的一名副手刘志良，行伍出身，有带兵经验，不甘心居郭之下，扩充实

力，单独成立副支队部，与郭分庭抗礼，企图取而代之。郭青白为控制鄞西局面，提出建立“三青团鄞西区队”。林一新向县委汇报，县委研究决定，利用“三青团”这块公开招牌派党员进去，使我党在其中占优势，以改变这个组织的实质，使其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作为公开合法的青年组织。1942年12月，“三青团鄞西区队”成立，郭自任区队长，任命林一新为区队附，并负责实际筹建工作。陈洛宁被任命为“假三青团”总务股长。

陈洛宁利用兵站站长和总务股长公开合法身份，多报名额，多领粮饷，为自己的部队和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筹集一部分经费，动员青年参军，转送干部，并在青年教师中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培养开辟抗日根据地骨干。

林一新和陈洛宁受到郭青白的信任，遭到胡葆光和吴有志的不满和妒忌，警卫分队成立不久，由于缺乏警惕，被吴有之大队缴了枪。陈洛宁去做郭青白工作说：“你自己警卫分队被你的部下缴了枪，这还象什么？……”。党通过边春甫和林一新做郭青白的工作，迫使郭青白把枪归还给警卫分队。

一九四二年暑假，鄞奉县委借“三青团鄞西区队”名义举办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由各地下党组织动员进步青年教师参加学习，培养开辟根据地干部，训练班中有二十多青年女教师，陈洛宁、李华（女）担任训练班中两个女分队队长，积极协助党搞好学习。训练班结束，留下一部分青年教师，组成两个工作组，陈洛宁和徐婴带领李敏、沙萌四人为一组，陈任组长，去章水区各乡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做开辟抗日根据地工作。

陈洛宁带领工作组，根据青年思想纯洁、要求进步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特点，关心她们进步，组织学习政治理论，阅读进

步文艺书籍，耐心教给工作方法，以学校为基地，发动群众办夜校、妇女识字班，指导青年教师编写识字课本，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教唱抗日歌曲，讲革命故事，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组织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培养干部。

社会调查

一九四二年九月，鄞奉县委根据中共浙东区党委指示，县、区由特派员制改为委员会制。决定建立樟密、梅园等区工委，陈洛宁被任命梅园区工委书记。

“知己知彼，百战百殆”。要在敌伪顽三角斗争复杂的地区开辟根据地，陈洛宁在梅园乡进行社会调查。她到全乡各村详细地了解地形、户口、乡长、保长、甲长，开明绅士的政治态度，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情况。

秋收毕，鬼子、伪军四出抢粮，不幸，王甸路遇敌人被捕，县委为防万一，通知梅园乡乡长陈晓云派人去樟村联络站通过在章水一带工作的同志提高警惕。在王甸被捕后，陈晓云已派出好几个同志去鄞江桥伪军据点了解情况和到伪区长家里活动，营救王甸，乡公所里再没有可靠的人可派了，陈洛宁社会调查回来，这天已跑了几十里路，天已暗了，人也够疲劳的，为了章水同志的安全，她毛遂自荐，乘着夜色，越山岭，走小道，到达樟村、朱汤、梅岙等村。通知同志们分散居住，提高警惕。

智斗郭青白

林大队的迅速发展壮大，它良好的群众纪律和打击敌伪的战绩，受到群众的热情拥护和支持。“三青团鄞西区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把鄞西群众动员起来了，引起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反共头子宁波专员、宁警总队总指挥官俞济民的怀疑，郭青白支队，三青团鄞西区队混进了共

产党，派特务前来调查。

在“三青团鄞西区队”里工作的党员干部，虽然把特务应付过去了。但是，特务从“三青团鄞西区队”编写的刊物和宣传资料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可疑的形迹。回去时对郭青白说：“鄞西混进了共产党”。

原来以林大队良好群众纪律而自诩的郭青白，也开始对林大队和“三青团鄞西区队”的怀疑和监视，并亲自试探林一新和陈洛宁。

一次，郭青白到了建岙村，陈洛宁请他喝酒吃饭，在喝酒时，郭青白对林一新、陈洛宁说：“有人说鄞西小教界里有共产党？”林一新反问：“我们三青团里有没有？”郭青白忙说：“三青团里是我们自己人，那有共产党！”

郭青白为了侦查鄞西小学教师中的共产党，一九四三年春，派陈洛宁去密岩乡中心小学任校长，党内任章水区工委书记。

陈洛宁利用密岩中心小学校长公开合法身份，在小学教师中开展工作，印发宣传材料和传单，发到各小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召集小学教师开会，发动抗日，成立小学教师理事会，陈洛宁被推为理事会会长，她把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在宣传抗日活动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掩护了浙东区党委派来鄞奉县工作的谢飞同志。

陈洛宁在密岩的住所，成了鄞奉县委领导干部开会的秘密场所，一次，县委在她的楼上开会，一些乡保长来找林一新，陈洛宁在楼下放风，接待了乡保长，说林大队长有事已经出去了，一面借故上楼取物，通报情况，关好房门。自己与乡长东扯西拉的应付。这些乡保长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后，楼上开会的县委领导忍住小便，饿着肚子。她思索把他们撵出去。于是，对乡保长说：根据惯例，林一新到这时还不回来，今天可能另有要事，不回来了。你们有

事找他，请隔日再来。”……。

妇女半月天

郭青白是鄞西的一个狡猾的顽固反共头子，他表面说：“三青团鄞西区队和林大队是自己人，”但是对林大队和“假三青团”的活动，从俞济民派来的特务之后，先采取监视、限制，并下了决心，妄图解除这支由中共鄞奉县委绝对领导的人民武装。

一九四三年九月初，郭青白借集训之名，命令林大队开进天井岙，把林大队置在郭青白支队的包围圈中，妄图缴械。林大队根据县委的决定，于五日凌晨将部队拉出了天井岙的包围圈，途经密岩，向红岭进发，靠近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部队。

为了使林大队免遭郭青白部队追击，县委书记周飞派陈洛宁把林大队拉出的情况送给三支队支队长林达，请三支队前来接应，她把信藏在头发内，独自爬山涉水到了上岙，找王甸，把信送交三支队长林达。

就在林大队拉出，陈洛宁接受县委送信去后，郭青白派了一连人包围了密岩小学来捕陈洛宁。不见陈洛宁的影子。抢走了她所有的生活用品，抓走了来不及撤出的同志。

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林大队配合作战下，郭青白带着部队向宁海方向逃窜，鄞西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鄞县（鄞奉）办事处，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陈洛宁代表妇女在大会上作了“妇女半月天”的发言，这是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的鄞西妇女发出的声音。

潜入敌据点 收集情况

一九四三年秋，陈洛宁任中共鄞奉县委副书记，县联络站站长，负责全县各区乡和四明联络总站的联络通讯情报工作。这时浙东正处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前夕，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天台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后，动员在浙东一切可以动员的军队围剿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的抗日武装，浙东处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前夕。中共鄞奉县委根据浙东区党委“……加强情报联络的工作，及时了解敌情”的指示，决定加强县联络站干部力量，增设区站和乡联络点，建立起敌人砸不烂、封锁不住的地下交通的联络网，使情报通讯联络在敌人围剿、封锁、搜捕的极恶劣、艰险的环境下，及时、准确地送到党和军队的指挥机关。

十一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经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和细致的组织、动员，派突击营、浙江保安团和杂牌军队，（挺三，挺四，挺五）和逃窜在宁海的郭青白部数万人向四明山合围，党为避免内战，在前方战斗中打了一仗消耗战，主力撤往三北，地方干部和部队独立自主地坚持原地游击战争。

顽军侵占鄞西，到处设据点，筑碉堡，搜捕枪杀我游击队、民运干部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刚刚诞生的党领导的鄞西抗日根据地。县委决定，身体不好不宜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撤离出根据地，去外地埋伏隐蔽。当时，陈洛宁身已怀孕，陈晓云同志担心她不便在恶劣环境中工作。劝她转移埋伏。她说：“大肚子虽有许多不便，但对做情报联络工作更加有利，不会引起敌人注意”。陈晓云钦佩地说：“你真是个乐观主义者，想得真美”！她又坚定地说：“不乐观会失去勇气。”坚持领导县联络站黄建英等五、六个干部，化装成农村妇女，依靠群众，神出鬼没地进出敌人的封锁线，潜入敌伪据点，了解情报。

陈洛宁在搜集传递情报中，多次与敌人相遇，情况万分危急，每次，她都沉着、机智、灵活的依靠群众，联络部队对付敌人，化险为夷。陈洛宁到半山遇到了国民党突击营，哨兵问她为什么到山上来，她说鬼子要来扫荡，大家逃难上山。哨兵又问联络站另一个老同志，你们认识不认识，老头说：

“她的家就在山下，都是逃难上山的。”陈洛宁接着说：“现在有你们国军来了，我们回家”。就往山下走。

敌人在长连方住下后，陈洛宁不能进村，她转到密岩。在密岩桥头，突击营在桥边埋装地雷，不许人进去。她对埋装地雷的士兵说：“我的家在密岩，你们地雷还没有埋好，让我过去吧！”她走进了密岩，布置好收集敌人的情报。

陈洛宁对联络站同志的安全和生活非常关心。她们出去搜集传递情报，都是化装成农村妇女或山区妇女，扮成走亲戚、上山砍柴或挑着扫帚、篮子赶集，经仔细检查，没有一丝可被敌人怀疑才出发。一天，陈洛宁、黄建英和一个小通讯员从上兆坑挑着扫帚、篮子装到凤香市赶集，是晚，天下大雨，黄建英和小通讯员都没有雨具，陈洛宁把棉袄脱下给她俩当雨衣披上，直到天亮回到上兆坑。

陈洛宁领导的县联络站，由于她与群众有良好的关系，依靠群众，收集和传递情报，准确、及时，得到县委书记的赞扬。一次，周飞在凤香市附近碰到陈洛宁，对她说：“你们群众工作做得好，消息灵通，今天，我们在你的联络站楼上开会，有情况立即报告。”为了县委开会的安全，陈洛宁亲自放哨。中午，一个老婆婆向陈洛宁报告：敌人来了，周飞和开会同志立即撤走，敌人又扑了个空。

一九四四年二月，形势更加恶劣，李敏、袁春妍等五个同志壮烈牺牲，陈洛宁已临近分娩，党决定，要陈洛宁撤离埋伏，她才回到了慈东老家，做产之后，去三北工作。

培养白衣战士 救死扶伤

一九四五年初，陈洛宁调到四明专署办的惠民医院工作，任惠民医院领导委员会委员，护士训练班指导员。医院是流动的，开始建立在鄞西长沙潭，条件极差，医务人员少，思想不安，药物奇缺。陈洛宁和专署分管医院的领导，积极做医务人员思想工作，办好四、五十人的护士训练班，护士训练班学员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男女。是一批小姑娘小孩子娃娃队，不习惯夜行军。夜行军时，走路跌倒，有个别同志，一夜跌跤数十次，每个学员跌倒都叫一声“指导员”。陈洛宁把他扶起来，扶走了一阵才放手。

训练班采取边学习、边实习教学方法，培养了一批护士，扩大了医护队伍。由于工作需要，惠民医院在蒋弄、樟树、陆家埠增设了三个分院。

惠民医院除了医治部队伤病员外，还要治疗群众病人。那年春，脑膜炎流行，医院在长沙潭住了一百多个病人，经打消炎龙抢救，没有一个人死亡。七月痢疾流行，病号多，没有药品，喝些虾皮醋汤，防止传染，在极端困难下，陈洛宁和医院领导、医务人员一起，在团结抗日、争取胜利的共同目标下，克服困难，为部队伤病员和农村群众，解除疾病，救死扶伤努力工作，为党在群众中留下良好的政治影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党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九月，陈洛宁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

三 进 鄞 江 桥

魏长法

一进鄞江桥保军粮

鄞江桥又称小溪鄞江桥，是鄞县西部的一个重镇，又是产粮区，它西连四明山区，南接奉化江口镇，东靠城区。沦陷后，日军在鄞江桥设立了据点，在东面小山顶上筑起了一座大碉堡，四周布满着铁丝网在这里驻扎了一百余名伪军，控制这一地区。伪军队长姓许绰号“许阎王”。是日军得力爪牙。

1945年7月下旬，我们鄞县一个中队，奉命来到鄞西敌占区保护征粮队。征收军粮，任务十分艰巨，为防止日伪军阻挠，我们张贴了司令部征粮通告：“如若违犯此通告者，一律严惩……。”但“许阎王”经常派小股伪军出来抢粮、残害百姓，我军为了安全征粮，保护群众财产，必须给予敌人一个严厉打击。一天下午，太阳刚偏西，我们中队在石中队长的指挥下，以战斗的姿态，迅猛快速地冲进了鄞江桥大街，占领了大桥。当时在大街上的一大股伪军，吓得一枪不发都逃往山上碉堡。山上的伪军都躲在碉堡里不敢开枪。但街上的群众都在乱跑，店主们都忙关店门。这时我们宣传组同志高喊着：“乡亲们！不要慌，我们是三五支队……”在大街上张贴了我军征粮的通告。片刻队伍就撤出大街，往西进入大山。深夜我们中队又转回到鄞西，保护着征粮队。从此，鄞江桥的伪军也没敢出来了，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征收军粮的任务。

二进鄞江桥打浙保

1945年8月14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浙纵四支队在鄞县大队配合下，攻克鄞江桥伪军据点。我们浙东抗日游击纵队司令部，为更好地指挥作战，搬来鄞江桥，我们鄞县中队临时担任司令部警卫。当时司令部指挥所驻在鄞江桥河南边的大房子里，我们中队驻扎在河北岸东边的一所校内。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首先调来了浙江保安三个团的兵力，两个团进驻奉化城，特派浙保第五团（强团）进驻溪口、萧王庙一带。8月22日凌晨，浙保第五团偷袭包围了我们进驻江口的第一排，经我们全排同志奋勇冲杀突围，伤亡甚大，敌人占据了江口镇，矛头直指我们司令部，因江口离鄞江桥仅十几里，当时主力部队都在三北歼敌。司令部首长根据敌人的动向，采用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的战术。何克希司令员速从三北各调来了三支队、五支队，又调来准备攻打鄞县县城的第四支队共三千余兵力，8月27日集中于鄞江桥，下午3时，提前开晚饭，派遣我们鄞县中队作先遣队。天一黑，我们向江口进发，中队涉水渡河，跟随司令部去萧王庙，当时司令部指挥所设在萧王庙楼上，我们在萧王庙外面担任警卫，当晚何司令指挥着3个支队向江口镇敌人发起攻击。经半夜一天的激战，浙保第五团被我军全歼于江口镇，战斗结束后，我们中队打扫了战场。这次战斗共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28挺，步枪数百支弹药甚多。当夜主力部队撤出江口，我们中队奉命坚守

江口镇。9月10日,中队撤出江口,调驻蜃蛟弄,演习攻打县城的准备。一天下午值星排长指派我去鄞江桥司令部挑肉。准备明日部队过中秋节,庆祝江口大捷,晚上还有司令部文工团来我们中队演出。我挑出一付小箩担去司令部,晚上在那里投宿,第二天一早,我挑着80余斤猪肉、哼着歌儿,返回蜃蛟弄。我刚离鄞江桥往北只行了三里地,中队部已派人在三叉路口等候。来等候的同志告诉我:“你不要去蜃蛟弄,我们部队昨晚已开到这座山里面的古庙里了”。我忙问:“为什么?”“因城里蒋介石已调来了一个军,准备发兵要来攻打我们了,昨晚司令部命令:“要我们中队向司令部靠近,今天中秋节就在古庙里会餐。”中午八大盆,战士们都畅饮一场。个个喝得哈哈大笑。下午中队部召开了班以上干部及全体党员大会,会后各班长传达了会议精神,“因蒋介石心怀鬼胎,发大兵要来攻打我们四明山抗日游击纵队,为避免内战,党中央命令我们浙东抗日游击纵队,从速撤出四明山,到什么地方去?现暂时尚未决定,总而言之,全军上下,立即作好撤离准备工作……。”班长这一宣布,顿时大家都目瞪口呆,心里怦怦地跳着。

三进鄞江桥待命北撤

9月20日上午,我们鄞县中队与第四支队同时进驻鄞江桥,司令部已开往三北,我们中队仍驻在鄞江桥学校内。四支队驻在江南司令部的房子里,我们中队是保护地方机关人员,作北撤的准备,将粮库里的大米分发

给当地烈、军属及基本群众,又将鄞西各区分队战士充实到我们中队,并把年大、体弱的同志动员回乡,每人分给大米500市斤作安置,随军北撤的同志每人发给2斤青麻、自编草鞋。9月的天气还是炎热的。每人领取一套棉军装,自行保管。在这些日子里,战士们忙得团团转,当时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们浙东游击队要去浙西与粟裕部队会合。”有的说:“要去福建地区打游击。”又有人说:“要去长江以北与八路军会师……。”战士们安不下心来。26日下午,事务长偷偷地告诉我:“我们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庵东乘海船去上海,司令部同三支队、五支队早已渡海而去了。”我一听去庵东渡海,高兴极了,因庵东是我的家乡,我参军离家已数月了,没有通过讯息,这下子可以与父母亲相会了。9月27日中午,我们中队接到北撤命令,战士们忙于擦枪,整理行装,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准备妥当待命出发。下午四时提前开晚饭。鄞江桥的地方干部与当地群众,都来送行,大家依依不舍。出发的军号响了,我们迈开整齐步伐同四支队一起离别了鄞江桥,队伍当夜开到樟村宿营。第二天上午召开了军人大会,处决了两个投敌的叛徒,一直奔庵东海边渡海北撤。这一别已近五十个年头了。鄞江桥的乡亲们一定还在记得当年部队北撤时的情景。鄞江桥的乡亲们一定还在记得当年部队北撤时的情景。鄞江桥的人们对革命出了不少力,有着一定的贡献。在浙东革命斗争史上也应有它的光辉一页,值得后人歌颂、赞扬的。